

# 中國文學歷史與 思想中的觀念變遷

國際學術研討會 · 論文集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主編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補助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 弁言

荷蘭萊頓大學係歐洲漢學重鎮，其培育之漢學家或曾在該校進修之學者，遍及歐美及亞洲各國，包括我校多人，甚具影響力。故我校自十餘年前起即與萊頓大學簽訂合作計畫，且曾由本院與該校漢學院三度輪流召開學術研討會，以促進交流。

本（2005）年一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本院為承續兩校長期以來之學術合作關係，以兩校學者為中心，並邀請曾在萊頓大學研修之學者，參與「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除由許倬雲院士發表專題演講「從司馬遷變的觀念說起」外，並宣讀論文十五篇（詳書後所附議程）。會中討論熱烈，成果良好。本論文集共收文章十三篇，均為據初稿修正完成者，另兩篇因故未能收入。

本次研討會得以圓滿進行，除感謝荷蘭萊頓大學及日本學界各三位教授不遠千里前來發表論文外，亦感謝本院各系教師之熱情支持，尤其特別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之補助。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開幕式：左起許倬雲院士、夏長樸副院長、吳靜雄副校長。



專題演講：許倬雲院士。





第三場研討會：左起古偉瀛先生、王正華女士、吳展良先生、黃俊傑先生、Mr. Axel Schneider、Mr. Oliver Moore、王遠義先生。



第七場研討會：左起童長義先生、張蓓蓓女士、Mr. Axel Schneider、朱秋而女士、徐興慶先生。

# 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目 次

弁言 .....	i
圖版 .....	i
中國古代「變化」觀念之演變暨其思想意義 .....	佐藤將之 ... 1
《易傳》中「變通」「趣時」的思想 .....	近藤浩之 ... 39
從先秦到漢初的喪葬觀念爭議與變遷 .....	曾漢塘 ... 57
東漢時期詩的變化以及賦的改變 .....	釜谷武志 ... 81
「名」在中國上中古之變遷 .....	丁亮 ... 97
魏晉南北朝玄佛交涉下思想論題的變化 .....	林麗真 ... 145
從《顏氏家訓》看中古知識分子的轉型 .....	張蓓蓓 ... 181
梁元帝《金樓子·自序篇》「不閑什一」、「大寬小急」的解釋 .....	清水凱夫 ... 223
明清文化對德川中期日本文化之影響——試論心越禪師之思想變遷 .....	徐興慶 ... 243
Visualizing Change: the Negative, Positive and Double Images of Photography's Subjects in Early Modern China .....	Oliver Moore ... 291
The One and the Many: A Classicist Reading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Its Role in the Modern World .....	Axel Schneider ... 311
現代中國思想變遷中的歷史主義 .....	王遠義 ... 375
現代詩中「家國」經驗的轉變——以一九八七年以後的「返鄉詩」 及相關作品為例 .....	洪淑苓 ... 417
會議議程表 .....	453
主持人、發表人、講評人名錄 .....	455

# 中國古代「變化」觀念之演變 暨其思想意義

佐藤將之\*

## 摘要

本文透過戰國秦漢文獻中的「變」、「化」兩字和「變化」一詞的用例，以及支持這些用例之變化觀的分析，試圖構畫先秦思想另一種觀念史的重要脈落。本文的主要論點可分成以下五點：

第一，本文首先整理「變」和「化」兩字的原型和古義之後，探討在戰國時期的思想文獻中所看到「變」和「化」兩字的用法。筆者所選的文獻是《論語》、《孟子》、《老子》、「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這些文獻中「變」和「化」兩字都沒有受到特別的注意。

第二，雖然其成書時期沒有定論，但其思想年代大概可以認定為戰國中後期的文獻《黃帝四經》和《莊子》中，筆者觀察到「變」和「化」兩字本身已變成此二書中的重要議題。同時，還觀察到「變」和「化」兩字的意涵之接近與結合，以及「變化」（「化變」概念）一詞之誕生。

第三，可以代表戰國晚期的思想文獻，即《呂氏春秋》和《荀子》中，筆者也觀察到「變化」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呂氏春秋》的作者始終貫徹

---

\* 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地提倡了解和掌握未來「變化」方向之必要。相形之下，在《荀子》的「變化」的用例中，作者所重視的是人類各個性情的「變化」，或者提升。爲了達成此個人內在之變化，而提倡「禮義之教化」的重要。

第四，〈易傳〉的「變化」觀基本上建立在《呂氏春秋》的「知化」、「觀化」的「變化」觀之上，但「變化」概念已成爲整個論述的核心概念。

第五，本文最後確認在戰國晚期到秦漢時期的文獻當中，其作者非常重視「變化」觀念的事實。而且，正如司馬談回顧先秦「思想史」的例子中所顯示，漢代的知識份子明顯地將先秦時代思想家對「變化之發現」，視爲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據此，本文認爲，〈易傳〉的形成，反映了戰國後期到秦漢時期，「變化」觀念逐漸受到各家知識份子的重視之後，必然會產生的思想結果。

關鍵詞：變化、物化、教化、《呂氏春秋》、《莊子》、〈易傳〉

#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s of Change (變 *bian*) and Transformation (化 *hua*)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Masayuki Sato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elineate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s of change (*bian* 變), transformation (*hua* 化), and their compound, *bianhua*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some interesting aspects of their conceptual evolution. In its use in early Warring States' texts such as the *Analects* and newly excavated bamboo texts, the terms *bian* and *hua* were used in an ordinary way and do not seem to have a particular value or significance. In contrast, in mid-late Warring States' texts such as the *Huangdi sijing* and the *Zhuangzi*, these terms are regarded as very important to the main arguments describing the order of Heaven and the providential process (i.e. the four seasons, and life and death of all the creatures) on Earth. In late Warring States texts, "change" or "transformation" are sometimes the main objective of certain thinkers.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of the *Lüshi chunqiu* proposed an image of the sage as one who can foresee future events in this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n both 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world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Xunzi*, the term "transformation" is use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morality. The thought in the commentary par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Yizhuan*) seems to follow what we see in the *Lüshi chunqiu*. From the ev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ward, intellectuals recognized the concept of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deas even placing it on a par with the Way or humaneness (*ren* 仁),



concepts indispensable for their philosophical and socio-political discourse. Thus, as is seen in the “*Tianxia*” chapter of the *Zhuangzi* and the “Summary of the Six Schools” in the *Shiji*, the valu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ought was judged by whether they properly presented ideas of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hange, transformation, early Chinese thought, *Zhuangzi*, *Book of Changes*

# 中國古代「變化」觀念之演變 暨其思想意義

佐藤將之

## 一、前言

在古代中國的思想當中，我們對一些重要的觀念字，往往將之與某些學派的思想結合來瞭解，譬如「仁」、「義」和儒家；「道」、「無」和道家；「法」、「刑名」與法家等。這些字（或「詞」）讓我們想起與此相連結的思想特色。不過，在古代中國的思想中，也有許多觀念字（或「詞」）無法歸類於某一家思想的展現，但仍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概念功能。<sup>1</sup>關於「變化」觀念，張岱年先生在 1937 年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宇宙論」部分，早已將「大化論」與「本根論」看作中國哲學宇宙論的兩大支柱，並且在其論述中，「變化」一詞是個關鍵的觀念。張先生認為，中國哲學中的「大化」觀念係指「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的變易歷程」，並作結論說，中國哲學家皆認為現象即是實在。<sup>2</sup>在此脈絡上，近年吳展良先生以“cosmo-ontological”的術語，試圖構畫出在中國思想中思維方式之特色，並且主張，中國思想中「本體」本身也會變化，因而在此意義上像西方哲學那樣「本體—現象世界」之間的區別並不存在。基於此觀點，吳先生分析

---

<sup>1</sup> 筆者曾經分析過「節」、「分」、「正」三個概念在先秦思想文獻中的演變過程，以及其在荀子思想中的功能。請參閱：Masayuki Sato: “Evolutionary Change of the Pre-Qin Conceptual Terms and their Incorporation into Xunzi’s Thought,” J. Meyer (ed.): *Linked Faith*.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p. 28-41。

<sup>2</sup>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頁 162。

《莊子》的「物化」觀念。<sup>3</sup>

相形之下，張立文先生在《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一書中，也將「變化」觀念，與「五行」、「陰陽」、「仁與禮」、「道」、「有無」等一併視為建構中國哲學內在邏輯和論述結構的重要「範疇」之一。<sup>4</sup>張先生認為，作為「範疇」，「變化」是中國哲學的歷史中較早出現的概念，而且，其內涵逐漸與質變和量變的內涵接近，並成為「聯繫」的中介範疇。<sup>5</sup>

若我們稍微評論以上研究的若干得失，張岱年先生由「變化」觀念來凸顯出中國哲學的特色，這一點是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突破。但張岱年先生的研究將先秦西漢的「變化」觀念一概而論，因而我們無法看到「變化」觀念的發展過程。而且，很可惜的是，他將《呂氏春秋》放在他的分析對象之外。同樣地，吳展良先生的論文之究竟目標，應該在於以比較思想史的觀點來釐清中國思想之特質，尤其是與西方哲學之差別。但是他的分析對象在西方哲學部分非常地廣（希臘到近代本體論之基本假設），而在中國卻非常狹窄（只分析《莊子》和《老子》）。這樣的比較範圍，對比之下，有缺乏平衡之嫌。而且，正如本文將主張，就中國古代思想史中「變化」觀念本身的發展這一點而言，《莊子》的角色遠遠比《老子》重要。

至於張立文先生的研究，他在「變化」觀念中看出其超越個別概念意涵之重要的意義，這一點亦是重要貢獻。其缺點則是將「變化」概念視為與學派意識濃厚的「仁」、「禮」同一種類型的「範疇」。這是因為「變化」觀念的特色就在於它超越某種特定學派的概念意涵的地方。它反而是不同學派所共有的範疇之一。正如以下所述，在戰國早期的思想中，「變」也

<sup>3</sup> Wu, Chan-liang: "The Cosmo-ontological View of Becoming in Ancient Chinese Taoism",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9, 1996, pp. 262-279 (吳展良：〈古代道家思想中的變化觀〉，《臺大歷史學報》，第十九期，1996年，頁262-279)。

<sup>4</sup>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其對「變化」觀念的討論在於第12章(頁423-456)。

<sup>5</sup>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頁423。

好，「化」也好，似乎都未曾發揮過重要的概念功能。一直到戰國後期，「變化」一詞才成爲思想文本中重要的觀念詞。而秦漢知識份子回顧先秦的思想家時，都對過去的思想家發現「變化」觀念（discovery of the idea of “change”）表示重視。這意味著，在秦漢時人的思想史觀中，「變化」一詞具有特別的思想意義。總之，從戰國到秦漢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與其他概念一樣，「變化」一詞也經過「概念化」或「理論化」的發展過程。根據如上所示的問題意識，本文將透過對先秦的「變化」概念演變的分析，來探討在戰國秦漢之際的思想中，「變」字和「化」字如何提升爲秦漢知識份子所提倡，具思想意義的重要概念。

## 二、「變」和「化」字的原義

在討論「變化」觀念在思想方面的特色之前，首先我們稍微看看其原來的字義。關於「變」，《說文》曰：「變，更也。从支𠄎聲。」《中文大辭典》、《故訓匯纂》兩大字典皆以「更」、「易」、「動」、「化」爲「變」字的基本意涵。對於其原初的意涵，在《漢字之起源》一書中，加藤常賢認爲，「𠄎」音係指「反」的意思，而這意味著：「倒過來成爲別物」。<sup>6</sup>從宗教民俗學的觀點研究漢字古代意義的白川靜則說：

「𠄎」象盟誓之書之「言」字古型的旁邊吊系飾之狀，因此代表「不變」之意，而「變」字加「支」個部分。由此代表「廢棄」或「變更」意，也意指「變亂」。這些都係勃悖正常之意。<sup>7</sup>

白川靜同時指出，在「散氏盤」銘文中的「爽𠄎」是勃悖盟誓之意，而這也是「變」字原來的一種用例。總之，白川靜的說法，比較有說服力地說明爲什麼「𠄎」部分原來代表「不變」之意。

那麼，「化」字的古意如何？《說文》曰：「化，教行也。从匕从人，

---

<sup>6</sup> 加藤常賢：《漢字の起源》（東京：角川書店，1970年），頁898。

<sup>7</sup> 白川靜：《字統》（東京：平凡社，1984年），頁772。



匕亦聲。」《說文》將「匕」字解為：「變也。从到人。凡匕之屬皆从匕。」的確，正如甲骨文的例子所示，「匕」的部分係人顛倒之象。但是《說文》並沒有說明為何「匕」字（人顛倒之象）表示「變」的意思。因此，加藤常賢不贊成《說文》之說法。<sup>8</sup>相對地，白川靜則贊同《說文》的定義，即「匕」係人顛倒之象。白川進一步說明，這「顛倒之人」代表死人，而此「死人」之象也代表去世的過程。白川同樣地也沒有說明為什麼顛倒之人代表「死人」。其實，我們可以想像胎兒在母體裡面以顛倒的姿勢成長，因此古代人也許相信，人死亡之後，又要回到原來的姿勢。的確，日本彌生時代（大概公元前 400 年~公元 150 年）的甕棺中常發現倒過來埋葬的屍體。可見，古代人的生命觀當中，「顛倒」與「死」兩個狀態是可以聯想的。不過，筆者還有疑問：白川又說：「匕」是「化」字原始形態，而「化」字只是其複數形。<sup>9</sup>若像白川說的，「化」字只是「匕」的複數形，為何沒有由兩個死人之象「匕」來代表，反而還加上活人狀之「亼」來造「化」字呢？從別的角度來看，的確像《說文》所說，「比」字原來是兩個「匕」。<sup>10</sup>藉著這個疑問，我們反而可以想像，古代人造「化」字的意義應該不在於結合活人和活人之象，或結合死人和死人之象，而在於結合活人和死人的不同之象。由於並列兩種不同之象，一定要經過（出生→生活→死亡）的過程，俾能夠表達「死亡」意的具體意涵。

雖然《中文大辭典》和《故訓匯纂》均舉「變」字和「化」字互通的用例，但正如《說文》所舉第一義，「化」字還包含著在「變」字中所不明顯的「教化」、「生化」、「造化」等意思。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店竹簡中，現在應該解為「化」字的形狀並不是「亼」和「匕」的結合，而是「爲」和「虫」的結合。郭店楚簡中的例子表示，我們所使用的「化」字曾經有兩種不同的演移過程。

<sup>8</sup> 加藤常賢：《漢字の起源》，頁 305-306。

<sup>9</sup> 白川靜：《字統》，頁 70。

<sup>10</sup> 「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凡比之屬皆从比。𠂔，古文比。」

### 三、《論語》《孟子》《郭店楚簡》中的「變」與「化」

在思想文獻當中，可以找出戰國初中期的用例者就是《論語》、《孟子》、「郭店楚簡」以及「上海博物館所收藏楚簡」。首先來看《論語》。在《論語》中，「變」在〈雍也〉〈鄉黨〉〈子張〉三篇中有七個用例；但並沒有「化」字的使用例，因而沒有「變化」的複合詞。《論語》的「變」字當中，〈鄉黨〉的「變食」、「變色」等例子都是就經過齋期的飲食、容貌的變化而言的。而在〈子張〉的例子：「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其內涵與《易·革卦》相似：針對君子如何言行的問題之發言。<sup>11</sup>這樣的意涵在《春秋公羊傳》（文公十二年條）中也可以看到。<sup>12</sup>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想像戰國初期的儒家思想中，理想的統治者（即「君子」）的容貌和言行，即如何改正言行上的錯誤成爲個重要的議題。不過，「變」字只是「改」的意思，其概念本身並沒有受到很大的注意。

另外，在《論語》中，描述人之外的「變」字用例是〈雍也〉的「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一句。在這裡，「變」的主體是邦國。然而，無論是人或邦國，「變」字的意涵只停留動詞的意涵，「變」的過程本身還沒有成爲句子中的主題。

那麼，接著來看「郭店楚簡」以及「上海博物館所收藏楚簡」（以下個別稱「郭店簡」和「上博簡」）的用例。首先令人覺得相當意外的是，與「郭店簡」大概同時期形成的「上博簡」中，雖然其份量數倍於「郭店簡」（目前還沒有公布全部竹簡），但根據筆者所調查，「變」或「化」字

<sup>11</sup>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上六）以及「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九五）兩句。順便一提，在上博簡〈逸詩〉第2簡中有「若豹若虎，君子…」的一句。馬承源先生說「威儀」之貌。參閱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73-176。

<sup>12</sup>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譏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與此句類似的句子在《荀子·大略》中也保留，說：「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

的用例只有〈性情論〉和〈東大王泊旱〉的「變」字數例而已。<sup>13</sup>而且〈性情論〉與郭店楚簡的〈性自命出〉還是出自同一祖本文獻。不過，雖然「上博簡」《易》中缺乏現本《易·革卦》中有的「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和「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的文字，筆者並未排除「上博簡」《易》中原來也包含此二條的可能性。

首先來看「郭店簡」中的「變」字。首先要注意的是，我們現在可以辨認出「變」的意思的「變」字都以「𠄎」字來表達，而這與「郭店簡」〈性自命出〉同一文獻的「上博簡」的〈性情論〉，以及〈東大王泊旱〉的用例皆同。在《玉篇》、《汗簡箋正》、《古文四聲韻》皆以「𠄎」字為「變」的古字。

首先，來看看〈五行〉中的兩例。各別在第 21 簡中的「不變不悅，不悅不戚，不戚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和第 31 簡中的「顏色容貌，因<sup>14</sup>𠄎也。」中的「𠄎」字。前者在馬王堆帛書本《五行》中也可以看到，而後者的部分在帛書本中殘缺，但〈說〉中保留〈經〉的「顏色容貌，變變也」之記載。不過，雖然帛書本中的「變」字是「𠄎」的系列，與我們所用的「變」字相近，但該部分的帛書本的〈說〉分別說：「𠄎也者，勉也。」（與第 21 簡相當的地方），「𠄎𠄎也者，勉勉也。」（與第 21 簡相當的地方）。龐樸先生指出在《禮記·禮器》「君子達臺臺焉」中有鄭注說「臺臺，勉勉也。」，而這一句的孔疏說：「勉勉，歡樂之貌。」如此看來龐先生對此兩個「變」字似乎採用帛書〈說〉的「勉勉」之解釋。<sup>15</sup>雖然第 31 簡的「𠄎」字是對君子的容貌而言，而這與上列的《論語》、《公羊傳》的用例相似，因此以「變」的意思來解字似乎也可通，但是我們必須重視戰

<sup>13</sup> 上博簡〈東大王泊旱〉第 6 簡中有「𠄎亂鬼神」之文字。

<sup>14</sup> 張光裕先生讀成「恩」；而龐樸先生讀成「慍」。

<sup>15</sup> 請參閱，龐樸：《簡帛〈五行〉研究》（臺北：萬卷樓，2000 年）頁 27 以及頁 37。其實，龐樸和淺野裕一兩先生在「郭店簡」〈五行〉出土前認為，「𠄎」字以「戀」字來解釋比較合理。參閱，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山東：齊魯書社，1988 年），頁 57-58；淺野裕一：〈五行篇〉，（氏著：《黃老道の成立と展開》，東京：創文社，1993 年）所收，頁 555。

國後期或秦漢的人（即〈說〉部分的作者）將此「𠄎」字解釋為「勉」字的事實。

接著來看「郭店簡」〈性自命出〉和「上博簡」的〈性情論〉的「𠄎」字。上已述及，此兩篇原來是從同一份文獻傳抄下來的，<sup>16</sup>而「郭店簡」也好，「上博簡」也好，「變」字並不是「𠄎」系統的字型，而是「𠄎」的字型。其實，〈性自命出〉的中間有殘缺，而剛好可由〈性情論〉補上。此「𠄎」字出現的句子如下：

凡樂，思而後忻。〔凡〕<sup>17</sup>思之用心為甚。歎<sup>18</sup>，思之方也。其聲𠄎，則【心從之矣】<sup>19</sup>。其心𠄎，則其聲亦然。

引文中的「𠄎」字可以解為「變」字這點無疑，而在這裡所探討的是聲音的變化和心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國初、中期的思想文獻當中，像〈性自命出〉和〈性情論〉中出現由「變」字來探討「心」變化的文字，在《論語》和《孟子》中都沒有出現。最後一個「變」的例子在〈六德〉中的「夫死有主，終身不𠄎，謂之婦，以信從人多也。信也者，婦德也。」一段可以看到，而其字型還是「𠄎」。在〈六德〉，作者舉夫、婦、父、子、君、臣之「六職」，並且提倡其各個合適的角色，而此角色稱為「六德」。「變」字在其說明「婦德」的部分出現。因為此句前面在說明「夫德」的

<sup>16</sup> 關於「郭店簡」〈性自命出〉和「上博簡」的〈性情論〉之比較分析，參閱，竹田健二：郭店楚簡『性自命出』と上博博物館藏簡『性情論』との關係（《日本中國學會報》，輯 55，2003 年）所收。此文有中文翻譯。竹田健二（盧彥男譯）：〈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上海博物館藏《性情論》之間的關係〉（竹田健二編：《戰國楚系文字資料の研究》，2000 年～2003 年度科學研究費成果報告，計畫編號：12410004，2004 年）所收，頁 33-47。

<sup>17</sup> 「上博簡」並無此字。因為此簡的長度與後一簡一樣且沒有斷缺痕跡，「上博簡」很可能原來也沒有此「凡」字。請參閱，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8，頁 89-90。

<sup>18</sup> 「郭店簡」寫「𠄎」。今從李零先生的釋文。請參閱，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北：萬卷樓，2002 年），頁 74。

<sup>19</sup> 此四個字在「郭店簡」中此部分殘缺。因為在「上博簡」保存此部分，故以「上博簡」的文字來補之。



地方就有「終身弗改之」的一句，所以此「叟」字為「變」之義無疑。不過，就其意義而言，在這裡「變」字在具有否定意涵，即「不～」的句例中出現，而且只意指「不改變」的意思而已。<sup>20</sup>

在《孟子》中，除了上舉的「習慣的改變」的意思以外，「變」字還有四種意涵：（一）容貌的變化，即二例「王變乎色」（〈梁惠王下〉）和「王勃然變乎色」（〈萬章下〉）；（二）意志的改變，即一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公孫丑下〉）；（三）風俗的改變：即三例：「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滕文公上〉）；「變國俗」（〈告子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以及（四）王朝、制度等的改廢，即二例「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公孫丑上〉）；「變置社稷」（〈盡心下〉）。若與《論語》、「郭店簡」、「上博簡」的文獻比較的話，（一）和（三）的用法在《論語》中可以看到。而（四）的用例基本上在於（三）的意涵上。（二）的用法是與〈性自命出〉和〈性情論〉中「其心叟」的用例比較接近。

總之，就《論語》、《孟子》以及「郭店簡」和「上博簡」中的用例而言，「變」字還停留在「改變」、「改動」之動詞上的用法。而且這四個文獻當中，「變」字本身並沒有受到很大的注意。

那麼，接下來看「化」字在以上四個文獻中的用法。其實，如上所述，在《論語》中並沒有出現「化」字。同樣地在「上博簡」也沒有出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和「郭店簡」中的用法相當一致。在《孟子》中「化」字出現5次，「天下化」（〈離婁上〉）「君子所過者化」（〈盡心上〉）；「大而化之之謂聖」（〈盡心下〉）等例子所示，皆是「教化民眾」的意思。但與「變」字的例子不同的是，正如在「大而化之之謂聖」一句中所出現，「化」字在「聖」字的定義中出現。

在「郭店簡」中，也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狀況。第一，在《老子·甲》

<sup>20</sup> 其實，這樣的「變」字，在《孟子》裡面亦有「耕者不變」（〈梁惠王下〉）、「芸者不變」（〈滕文公下〉）等類似的句例。